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明 馮琦 馮瑗 撰

武功類四

偵國九則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閔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

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吳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野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

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

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

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于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于田戰士怠于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于田者則國貧也兵弱于敵國貧于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伐而中山遂滅也

魏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

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隂事者趙王所為客輙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呂覽召數篇　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

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況于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為攻矣其所自來者久矣

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于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

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

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黯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
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
旗僨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
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北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
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
室世為兄弟臣今奉使于禮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
豈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彊

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

魏遣散騎常侍宋弁等來聘及還魏高祖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料敵二十則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値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于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砥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

闔廬襲郢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廵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嬪御焉一日

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越巳勝吳又索卒于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

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宴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累幷心備秦為務其國内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

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于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

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鋭欲推以為

鋒二軍爭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鋭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今

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于

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
得免于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
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
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
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
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
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
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

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漢高帝召諸將問曰黥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
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
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
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
殺韓信夫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
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
策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

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
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
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幷韓
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
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
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
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

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陳豨王黄等反自立為大王刼畧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刼畧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

人四人謁上慢駡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户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户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于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黄臣等

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

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逾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城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

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户爲關内侯號爲建信侯

吳漢討公孫述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勑

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别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别將餘萬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

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兵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于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

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鋭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司馬懿言于曹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

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張繡之追曹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言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

必勝也繡乃服

桓温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

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陽宜以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

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

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

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
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
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
酬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隣撅豎小人
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説語至夜半
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
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
伺裕西過自成皐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

之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言于魏主曰今兹已已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于前浩詰淵辯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

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冦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以劉裕之雄傑呑倂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鬭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故夏

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蹔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魏主發平城至漢南舍輜重帥輕騎擊柔然至栗水柔然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魏主循栗水西行分軍捜討俘斬甚衆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

馬百餘萬匹畜産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
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
魏主留止冦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
既而得降人言可汗聞魏兵至將數百人入南山
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唯
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
之矣魏主深悔之
魏遣柱國常山于謹等將兵五萬入冦發長安長

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河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魏兵且至梁元帝召公卿議

之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見戲耳帝聞而疑之徵王僧辯為大都督荆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

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以郭威為四面軍前招慰安撫使威將

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在麾下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

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絶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私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乃發諸州民夫使白文珂等帥之刱長壕築連

城列隊伍而圍之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檥舟於岸冦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而降附燕人大震黄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兹將為秦虜然越

得歲而吳伐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宋理宗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黄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鋭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争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

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之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説皆不聽

料事七則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于荆荆王大説許救之甚

懼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王果拔五城於宋而荆王不至

漢高后崩諸呂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

呂新喋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揺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

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内有朱虚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琊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巳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

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
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
秦將雷惡地率衆降姚萇萇拜為鎮軍府軍魏褐飛自
稱衝天王率氐胡攻後秦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叛應
之攻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
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猝殄吾城
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
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

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三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輙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

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
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戰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
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
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成於營處一柵孔中輙樹一木
以旌戰功歲餘問之成曰營所至小已賡之矣萇曰少
來鬬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
此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
夏王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

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唐懿宗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平裘甫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

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袁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

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還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

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内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懽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隴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

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十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晅謂裘甫曰鄮從吾謀寧有此困邪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式大破

之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戣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晊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

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侯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専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料人 十則

晉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于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

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以濟盜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下不沈者三板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兵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

板沈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于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焉智伯曰君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

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于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觔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

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禄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

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讐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過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

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
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
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
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
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
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
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

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

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魏周趮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于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也

曽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吴王曽從子曰吴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吴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且吴强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吴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義我何故去之

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

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敗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黄攻陳留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軍矣

唐德宗以河中爲憂李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懐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

討賊二十一則

衛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

乎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

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楚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刦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

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

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于葉

漢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于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

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吕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高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刼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吕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吕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吕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吕氏之變而共誅之

晉元帝作相以熊遠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䟽　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王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恤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

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于往日惡逆之甚重于丘山大晉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謳吟德思于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朝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

東海王越舉兵下邳孫惠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　天禍晉國遘兹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

零根株乃鷩伏惟明公浴叡哲之才應神武之畧承衰
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蹐凶諂之間執
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餔糟非聖
性所堪茍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
辭金門則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
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耻魏武之
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則於
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

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奬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捍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隅之野西谿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鋭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諭青徐啟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携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天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横流兵家攸杖歲鎮

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讁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

勉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

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

世之才渭濱之士含奇韞于朱啓握神策于玉掌逍遥

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

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夭值此衰運竊慕疊

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

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

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啟天慮若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徼幸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岳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于慶命之會拔劍于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戉于糞壤形骸捐于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

義正之節皆布目下之小生而慼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為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資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

榜道以求之恵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専掌文疏豫參謀議
元帝時杜弢作逆江湘流㢠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王鑒上疏勸帝征之 天禍晉室四海傾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厯運之厄當陽九之㑹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葢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伯越鴟視于五嶺蠻蜀狼顧于湘漢江州蕭

僥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
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絶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
始卒散入流相望于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埶未舉
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朞而
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
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
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揺是賊𨈆我垣墻之内闚我室家
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

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鋭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為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阜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殁之頸固以鎖于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蹔謂暫

擾以制敵愈于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
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尊可委
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縱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
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
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
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伯之世將非不良
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于邵陵晉
文擐甲于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

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搆元勲以融今大弊之極劇于曩代崇替之命係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葢一日縱敵終身之患雖戎輅嘗險不以為勞況急于此者乎劉主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烽摧吳偽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衂三

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强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

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奬育思竭愚忠以裨萬一蒭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

時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

向赴沉溺之士忻于來蘇庶幾國耻可雪願大王圖之
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
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
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辭色壯烈衆皆慨嘆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
人而後進
溫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弗聽
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

鄧嶽鄱陽内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嶠

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絶人倫冦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冦逼宫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内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

陵蹈宗廟火延宫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刼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徇難哀恨自咎五精摧殞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内史桓彞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隷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

卓作亂刼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喢血涕淚横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内饑乏之後將軍郭默即于戰陳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為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强胡外寇以躡其後

運漕隔絶資食空懸内乏之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冀三將與嶠戮力得

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帥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忠為令德為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

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于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于士人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强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于此州之今

曰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叅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受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殺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帥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于百里直

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于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

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
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
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
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
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
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
也柰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
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

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于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于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埸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蹪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

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録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衡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于嶠江州别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衛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于嶠郗鑒聞祖約蘇峻反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于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

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為司空鑒去賊
密邇城孤糧絶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
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
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
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
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
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
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

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欲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

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叅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捍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强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二軍邪將斬之久

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蘇逸等走吳興鑒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

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于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

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
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
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
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
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
卓曰劉大連雖爽權寵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將軍以其
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
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

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仗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吾豈所能至于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將軍有重名于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于一戰耶譙謂梁曰光武創

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内已定君臣正位終于隴右覆傾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于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于天子耶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絶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譙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

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强我弱是不量虛實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强衆藉威名仗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

不可言知計矣顧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祭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卓既素不欲從敦得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

唐代宗時朱泚等圍劉文喜于涇州久不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者不可勝紀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于

上曰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歸以告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賜予如故城中勢窮海賔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安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顔杲卿力不能拒同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輙賜杲卿金紫質其子於軍使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餘人守井陘口以備

西軍杲卿歸塗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禄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㑹從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禄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禄山遣高邈詣幽州徴兵未還杲卿以禄山命召李欽湊使率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

深溝高壘勿與爭鋒視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
斷燕薊腰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
陘因使人説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
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説用其
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
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朝廷兵合二十萬
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酒

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宫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鬭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宫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于城外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于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

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
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晟先
開墻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率衆
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
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
姚令言率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
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
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

家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顔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希清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宫禁灑掃陵寢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

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距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德宗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奬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

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强弱必起窺覦三也懐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勲行賞今府庫方虚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槀日盡陛下但勑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内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顔勇

而知義必能立功旣而光顔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士人以代之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

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
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
濟勢實窘廹但諸將心不一不并力廹之故未降耳若
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
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
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
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
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

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絶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

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為所敗江淮貢賦斷絶雲安淯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娖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

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沈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激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几上之肉惟所烹醢耳

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獻于行在斬之

宋仁宗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陜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説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延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絶臣

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
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
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
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
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
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
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況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堡
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

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
朝廷强之終非已謀將佐閫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
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
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
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
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
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
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

終難之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力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于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覷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

節儉省費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肅然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

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

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

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

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

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

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即城而

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

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擿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

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高宗時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彦刼帝傳位于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聽朝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湧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

郎濟以機術每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轓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

輜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俊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酬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于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

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疾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轓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

驚宫闈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謫俊欲危社稷責黄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挽幾陷燕雲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彦之罪以韓世忠為

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
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
樞密院事李邴鄭𣪍並同簽書院事浚頤浩等發平江
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
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
然下詔帥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
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
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

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内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便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于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

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顧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顧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朕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譴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手握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

馬瑗范仲熊葉右武皆貶　韓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漁梁驛與苗傅劉正彦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彦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

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千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

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内戸曦啟戸欲逸李貴郎前擊之刃中曦頰曦

反僕貴于地好義急呼王煥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珠赫高琪奉册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詔知鎮江府宇文紹節閤計紹節

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佤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父挺官爵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